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宮秦稿卷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編修_臣表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璿

謄錄監生臣黃奕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宮奏稿卷二

明 夏言 撰

一定擬郊廟樂盛疏

該司禮監太監鮑忠題嘉靖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奉聖
旨西苑等處但有空閒土地都要耕種五穀牛具種子
并應用農器奏領銀錢買造使用欽此本月二十九日
臣帶領本監右監丞宋興等并內官監太監溫璽等及

官匠人等親詣西苑等處逐一將空閒土地通行丈量
過共七頃九十四畝五分畫圖貼說具奏節該奉聖旨
有點的都要宜時耕耘種五穀欽此欽遵有點的地計
六頃三十七畝三分一釐內除建造帝社稷壇無逸殿
幽風亭省耕亭恒裕倉省斂亭并御路稻池界境糧場
及蠶宮各衙門直殿碾磨農夫農器房屋占用一項二
十畝一分七釐行間該戶部印信手本為快覩親耕陳
愚見以裨化理事該順天府宛大二縣送到應用農夫

牛具種子犁耙鋤等器臣就會同戶部右侍郎張雲
郎中張玩及府縣委官李僉等督率農夫於本年三月
十一日起將堪種土地五頃十七畝一分四釐耕治播
種五穀間續奉聖旨先蠶壇着戶部栽培小樣桑樹欽
此臣又同右侍郎張雲并兩縣上林苑監委官侯璽魏
夢吉等於先蠶壇西夾道栽植小樣桑樹七百八十株
完備訖臣仍督率播種既畢將牛具發出又買辦騾一
十六頭西苑專力耕種責令老人孫泰等管領農夫孫

得玉等將水旱田禾自春徂夏及秋沿段履畝耘耨澆灌三時既畢禾稼告成刈穫登場揚簸堅實除獻新進用留種并稽奏賜各衙門不開外謹將見在收過各色糧八百五十八石八斗二升七合於本年八月二十五日眼同右侍郎張雲郎中張玩等逐一盤量明白運輸恒裕倉管事奉御郭真等看守訖臣竊惟農桑王業之本小民之依古先哲王之所慎重者也但載諸典籍未有見諸行事今聖上定耕藉之儀立先蠶之制身先天

下風動四方實千古而一見者也如蒙乞勅該部署為
令典使歲有常規以供郊廟粢盛之用以昭聖上敬天
勤民之意以立萬世永遠之規臣下情不勝忉躍快覩
之至等因隨該戶部右侍郎張雲題同前事俱奉聖旨
是君后耕蠶以供郊廟粢盛衣服除親蠶已定有儀注
了今將西苑隙地命內外官負耕種五穀已經收穫藏
貯恒裕倉內着禮部查照著在令甲每歲定擬戶部官
二員管領耕種各郊廟合用粢盛定擬數目支給其田

地頃畝農夫牛具冊籍喂養等項一應事宜都立為一定規制以垂永遠庶稱朕敬天事神之意便開具來看欽此欽遵行據藉田祠祭署呈報常年郊廟合用粢盛等項數目前來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古者天子躬耕以供粢盛是以有千畝之藉恭惟皇上敬天勤民憲則古典耕藉之禮每歲舉行猶以郊垌遼遠不得時時觀省又即西苑之中以為農桑之所雖於農務有內外之分而恪共神祀之心則一也茲者農事告成御廩充實乃

命有司定擬支給之常以供郊廟粢盛臣等查得舊規郊廟百神之祀所用粢盛以及葱韭芹菜醬醕之類悉取給於神倉乃今西苑之獲固足以供一歲祭祀之用但藉田之舉皇上躬執三推而公卿共宣其力校之西苑為重西苑之事雖屬農官督理而皇上時省耕斂校之藉田特勤所據二倉之儲委當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合無每歲將藉田之所出者藏之南郊圓廩方倉以供園丘祈穀先農神祇壇歷代帝王長陵等陵以及

百神之祀西苑之所出者藏之恒裕倉以供方澤朝日
夕月太社稷帝社稷太廟世廟祫祭禘祭先蠶先師孔
子之祀庶稱我皇上敬天禮神勤重至誠之意而內外
倉廩之儲皆得以供明薦事體便而禮意周矣謹將查
過每年該用粢盛等項數目開具揭帖隨本進呈乞惟
聖明裁定嘉靖_缺聖旨是郊廟粢盛支給數目都依擬
行其田畝農夫等項冊籍立為定規的還會同戶部擬
議來說欽此

一計處西苑事宜以重棗盛疏

先該本部題該司禮監太監鮑忠題奉聖旨是君后耕蠶以供郊廟棗盛衣服除親蠶已定有儀注了今將西苑隙地命內外官員耕種五穀已經收穫藏貯恒裕倉內着禮部查照著在令甲每歲定擬戶部官二員管領耕種各郊廟合用棗盛定擬數目支給其田地頃畝農夫牛具冊籍喂養等項一應事宜都立為一定規制以垂永遠庶稱朕敬天事神之意便開具來看欽此欽遵

該本部將案盛數目議擬開具上請奉聖旨是郊廟案
盛支給數目都依擬行其地畝農夫等項冊籍立為定
規的還會同戶部擬議來說欽此欽遵臣等仰見陛下
重神祀而勤民生拳拳於稼穡之務是以經畫畝優
復丁夫會計種陸之種樹藝之宜各有章程至於錢鏹
芻牧之微亦皆揆策商訂著之典籍以為永圖陛下所
其無逸之心真足以綿宗社無疆之福者也臣等欽遵
明諭會同戶部尚書許讚等將田畝衰延之數農官督

理之規饋餉耕夫之費畜牧種植之務一一籌計開立條件進呈御覽伏候命下行令各該衙門一體遵守紀之冊籍歲歲舉行以為定式仍行史館採錄以彰昭代之良規以作則於萬世緣奉欽依還會同戶部擬議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計開

一每年遵照欽依戶部侍郎一員雲南清吏司郎中一員於春作之時提督管理直至

收穫仍不妨部務

一耕熟地五頃十七畝一分四釐每年合用
各項種子聽督理官於見收穫內照數支
用

一耕地騾頭共一十六頭每騾一頭日支草
三束料一斗宛大二縣俱按月造冊赴部
關領勘合赴御馬監倉場委官主事處放
支

一農夫五十名及管農老人四名養驛夫八
名每名日支口糧三升宛大二縣按月造
冊赴部坐撥太倉糙粳米內支給仍免本
身差役

一恒裕倉看守人役遵奉欽依太倉取撥軍
斗三十名應用

一凡遇農忙時月或車水及拔稻鋤地等項
農夫應用不敷許令府縣委官於外雇進

應用計日酌量輕重給與工食工畢即行退出

一每年收成畢日內外提督官負總將放過各項糧數備造文冊進呈

一見今置備農器物件等項遇有損壞令內官監增修送用

嘉靖十年十一月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聖旨這西苑田畝農具等項你每既會議停當立為定規着各該衙

門遵行還送史館纂輯欽此

一時享太廟奉安神主疏

該輔臣張亨敬李時翟鑾題稱孟夏時享太廟臣等俱
係欽命捧主官員思得太廟先年祭祀止設衣冠行禮
皇上改行出主誠為得禮之正又臣等恭覩皇上誠敬
篤至徧詣各廟躬自啓納未免過勞臣等於心竊有未
安臣等愚見合請今後太祖神主皇上躬自安設其各
廟帝后神主各令內外捧主官員自行安設啓納等因

奉聖旨禮貴可久依所言行欽此欽遵臣言承乏禮官
備員捧主看得前者行禮專於恭捧神主以奉陛下出
納奉安至於啓匱又係內府近侍官員陛下每廟躬行
奉安出納備極恭敬周旋甚勞誠如輔臣所請伏蒙陛
下嘉允甚慰臣心但禮既更正便合注為定儀所據捧
主出至殿庭初事啓匱出主奉安及終事納主於匱非
一人能兼必先有安置之處或增設佐佑之人方能成
禮從事在即臣言未敢擅擬伏乞聖裁示下以便欽遵

三月二十九日題本日奉聖旨是捧帝主大臣以太常官佐之捧后主以神宮監內侍官佐之欽此欽遵今擬儀注一通伏乞裁定施行

計開

捧帝主大臣捧至神位前跪太常官跪取匱置神位御褥之左捧主大臣將神龕通授太常官跪捧大臣奉帝主出安奉於神座太常官以神龕置匱所仍以匱韜之退祭畢捧主大臣詣神

位前跪太常官啓匱先捧龕跪大臣奉帝主納
龕中太常官還授大臣仍取匱韜之大臣捧入
寢殿奉安捧后主內臣捧至神位前跪內侍官
跪取匱置神位御褥之右捧主內臣將神龕通
授內侍官跪捧內臣奉后主出安奉於神座內
侍官以神龕置匱所仍以匱韜之退祭畢捧后
主內臣詣神位前跪內侍官啓匱先捧龕跪內
臣奉后主納龕中內侍官還授內臣仍取匱韜

之內臣捧入寢殿奉安嘉靖十一年四月初一
日題本日奉聖旨依擬欽此

一定擬泰神殿禮儀疏

本年九月二十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夏言於
重華殿面奉聖諭泰神殿石座既成朕當親往奉安禮
卿宜具儀來看欽此已經欽遵具儀呈覽於十月初九
日欽奉聖諭神御版自奉天殿奉詣泰神殿仍朕親奠
獻餘依擬欽此臣等隨詣泰神殿恭視庭陛丈尺及陳

設神案拜位之所其殿內除神御臺座之外僅足行禮
加以正配位各設神案縱橫聯屬隙地無幾皇上躬親
奠獻請於正位三爵俱當自西面東而獻配位三爵俱
當自南面北而獻庶便周旋又泰神殿南向石陛原遵
奉欽定五級每級高可尺餘恐於登降未便合無行令
工部會同內府衙門添造木陛展為九級臨期安設以
便行禮臣等謹遵聖諭定擬儀注并將恭視過殿庭丈
尺圖樣一幅隨本進呈御覽候命下之日行令各該衙

門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一吉日行欽天監選擇

一捧神主合用太常寺執事官十一員行該

寺定擬奏請

一配殿合用分獻大臣二員臨期太常寺奏
請

一先期翰林院撰祝文太常寺備脯醢酒果

制帛香燭錦衣衛備隨駕儀仗

一前一日上行告廟禮畢太常寺設神輿香案於奉天殿設神案貳於泰神殿神案貳於東西配殿各設祭品如常儀香案壹於丹墀正中司設等監設上拜位於香案之南讀祝位於正位神案之南大次於圜丘左門外

一是日質明上具常服詣奉天殿行上香一

拜三叩頭禮畢退立於殿東西向執事官
捧昊天上帝神主次捧太祖高皇帝神主
又次捧從位神主各奉安輿中訖錦衣衛
舉輿由殿中門出大明門正陽門入昭亨
門歷園丘至泰神殿門外正位配位神輿
舁入停於殿外丹墀從位神輿停於殿門
外兩傍先是百官俱常服於南郊迎候上
乘輅由大明門正陽門西天門入至昭亨

門外偏西降輅禮部太常寺堂上官各二
員導上由園丘外內壝靈星左門入繞園
丘東至泰神殿丹墀內執事官就神輿中
捧昊天上帝神主由中道至殿中陞石座
奉安於龕中次捧太祖高皇帝神主次捧
配殿從位神主各奉安訖典儀唱執事官
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內贊
導上詣香案前奏跪奏上香司香官以香

跪進於上左上三上香訖奏復位奏鞠躬
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內贊導上升
殿詣上帝神位前奏奠帛捧帛官以帛跪
進於上右上受帛奠訖奏獻爵捧爵官以
爵跪進於上右上受爵獻訖導上詣讀祝
位奏跪贊讀祝讀祝官跪讀訖奏俯伏興
平身導上詣太祖神位前儀同奏復位分
獻官各詣配殿行奠帛獻爵禮典儀唱行

亞終獻禮

如前儀唯不讀祝

分獻官儀同

上復位內贊奏鞠躬四拜典儀唱讀祝官
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上退立于拜
位之東內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出至大
次陞座鴻臚寺引導駕執事等官贊行一
拜三叩頭禮次引百官儀同畢上乘輅還
宮

一禮部堂上充請神導引官太常寺堂屬充

捧神位官先期具名題請欽定禮部官一員上香行禮

一前一日太常寺設香案於泰神殿丹墀正中

一將事之夕三更一點導引捧神位等官詣泰神殿行上香一拜三叩頭禮畢太常寺官九員分詣東西配殿陞石座各請從位神牌出龕先雷師次風伯次雨師次雲師

次周天星辰次二十八宿次五星次夜明
次大明捧降丹墀東西向立太常寺官一
員詣配位石座請太祖主出龕本寺少卿
一員捧降至殿中西向立本寺官二員詣
正位石座分立左右請上帝神版出龕本
寺卿一員捧降至殿中南向立禮部堂上
官導引出殿先上帝次太祖次大明次夜
明次五星次二十八宿次周天星辰次雲

師次雨師次風伯次雷師由圜丘北門陞壇先正位次配位次從位各依原序先後奉安於神座訖候上至大次率各官上香官致詞復命叩頭出祭畢如前儀捧主官仍依次奉神版神牌神主禮部官導入殿以次納於龕中奉安訖各官仍行一拜三叩頭禮出

一遣官代祀奏定禮儀疏

該內閣輔臣宣示臣言欽奉聖諭朕面生癰瘡別無他恙待二三日必消暫免視事用示卿等及轉示禮卿言知之欽此欽遵臣等切惟今歲天氣亢旱鬱熱早發陛下偶生面癰正緣感熱所致照得本年五月十一日夏至陛下將躬祀皇地祇於方澤臣等仰惟今春聖體違和祈穀上帝之禮已嘗遣官代行天相聖明茂綏多福固已倍萬康寧但即今四月中旬尚爾燠熱比及夏至煩溽必甚况恒陽已久暑氣驟酷北郊在安定門外比

之南郊稍遠陛下躬冒炎鬱遠即郊野萬一衝冒暑雨
臣等實甚不安合無不為常例今歲北郊特免躬祀暫
遣大臣一員恭詣行禮陛下齋居九重精意潛達亦足
以展祇肅神祇之敬待明歲夏至氣候清和照舊舉行
似為便益臣等再惟陛下奉天法古啓建郊壇去歲禮
成之初陛下恭行祀事春朝禮日秋夕禮月穆穆皇皇
對越顒若固足以展肇稱之敬而立萬世之規矣臣等
仰惟陛下父天母地每歲宜躬承祀典其朝日夕月遣

官行禮朝日則遣文職大臣夕月則遣武職大臣著然
常典其於郊祀隆殺之義聖躬保護之道似為兩盡亦
不為越禮臣等無任區區伏惟聖明裁擇嘉靖十一年
四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今春祈穀祀
天朕以疾未躬行北郊依擬暫命大臣行禮朝日壇間
歲一親祀以甲丙戊庚壬年行事夕月并神祇壇每三
歲一親祭以丑辰未戌年行事著為令典又該本部題
稱本年五月初十日夏至大祭地於方澤合無不為常

例今歲北郊特免躬祀暫遣大臣一員行禮等因節奉聖旨是北郊依擬暫命大臣行禮欽此欽遵臣等竊惟前項郊祀之禮雖經奉有欽定儀注止是皇上躬祀之儀其暫行遣官儀注未經裁定及查得大明集禮內有遣官奏告園丘方澤儀注其行禮之節甚為周悉臣等竊惟禮以定上下別嫌疑而郊祀又禮之重且大者其遣官行禮儀注若不預為詳定未免涉於僭擬非所以明等威一觀聽也臣等謹將欽定儀注及大明集禮逐

一參詳撰為遣官行禮儀注一通開坐上請伏乞聖明
裁定

計開

一祭祀前期太常寺具本上請欽定遣官職
名遣官受命報名謝恩齋宿如常儀先一
日遣官及分獻陪祀官各致齋於祭所
一是日先期太常寺陳設如圖儀設遣官拜
位於壇下內壝正中設遣官讀祝位於壇

上避御拜位近北陛設典儀贊引官位於
遣官拜位之南贊引引遣官分獻陪祀官
各服法服候於壇壝外南向立典儀唱樂
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引遣官
由內壝右靈星門入贊就位典儀唱瘞毛
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遣官及衆官
各四拜平身典儀唱奠玉帛奏樂贊陞壇
遣官由壇西陞陞至皇祇香案前贊跪拃

笏遣官跪搢笏司香官捧香跪于遣官右
贊上香遣官三上香訖捧玉帛官以玉帛
跪於遣官右遣官受玉帛奠訖贊出笏贊
引引至太祖前儀同贊復位樂止典儀唱
進俎奏樂齋郎舁饌至贊引贊陞壇遣官
復由壇西陞陞至皇祇前贊搢笏進俎出
引至太祖前儀同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
初獻禮奏樂贊陞壇遣官由壇西陞陞至

皇祇前贊搢笏捧爵官以爵跪於遣官右
遣官受爵贊獻爵遣官獻訖贊出笏贊詣
讀祝位遣官退至讀祝位贊跪遣官及衆
官皆跪樂暫止贊讀祝讀祝官跪讀訖樂
復作贊俯伏興平身遣官及衆官皆俯伏
興平身引至太祖前贊搢笏捧爵官以爵
跪於遣官右遣官受爵贊獻爵遣官獻訖
贊出笏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

樂

儀同初獻惟不讀祝

樂止典儀唱行終

獻禮奏樂

儀同亞獻

樂止贊引贊復位遣

官復位贊四拜遣官及衆官四拜平身典

儀唱徹奏樂樂止唱送神奏樂贊四拜遣

官及衆官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讀祝官

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

奏樂贊禮畢樂止贊引引遣官及衆官以

次出太常寺具福胙於神所禮成奏進宮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依擬行
欽此

一議處雩壇事宜疏

竊惟大雩之祭乃古先帝王為民切至之心蓋以建巳
之月萬物始生故請命上帝以祈膏雨其與祈穀之祭
意義本同慨自秦漢以來正雩禮廢顧茲茂典有待而
行仰惟皇上敬天勤民稽古善治斷自淵衷特下勅旨
令臣等恭建雩壇於南郊天神降休臣民不應固將成

之不日永奠萬年臣等行與駿奔豈勝慶幸所據祭器樂舞等項必須斟酌古今以成一代鴻章鉅制庶幾仰稱皇上祈天保民之盛心臣等謹逐一議擬開坐前件請自聖明裁處

計開

一祭器臣等仰惟雩壇之制雖與圜丘不同而大雩之祭比之祈穀實類其玉帛邊豆醴齊牲牢等件俱合照祈穀品數伏乞聖裁

一爐鼎照得雩壇止去地一級其四圍合用
爐鼎四箇壇面合用爐鼎二箇比之園丘
所用合稍減四分之一庶規制相等欲候
命下轉行內府鑄造

一燎壇按陳氏禮書曰雩祀既祀上帝必升
烟後世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瘞殊
非古禮今照雩壇焚帛合用燎壇一座其
高廣規制乞命工所內外官會議建造相

擇吉地畫圖上請惟復止用燎爐俱乞聖裁
一樂舞謹按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
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笙竽箎簧飭鍾磬
祝敎大雩帝用盛樂而杜氏通典亦曰雩
五方上帝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雩祀
之禮所以祈雨澤必備極聲容之盛以詔
告於天地之間而宣達陰陽之氣故郊以
禮為重雩以樂為主今照雩祀在近雖杜

氏五精之帝其說近誣而四時成歲之功
所據雩祀上帝合照圜丘樂舞之數以四
方之色成造樂舞之服務極鮮明令彩色
錯然舞歌間作足以達宣和氣庶稱古人
盛樂皇舞之制

一樂章合用迎神奠帛進俎獻爵徹饌送神
等曲乞命翰林院撰擬請自聖明裁定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題十九日奉聖旨准用燎壇

着工所會議畫圖來看樂舞服色還查議停當具儀依擬欽此

一懲邪說以正典禮疏

該直隸廣平府儒學教授張時亨建言明倫大典節目未盡本原未究乞要更議以覺羣疑一節臣等仰惟陛下大孝之志通於神明上聖之資總兼述作即位以來既追尊皇考位號又恭建世廟以崇萬世之祀閤宮有恤祀事孔明在列聖既無統序之嫌於皇考已極尊崇

之實愛親敬祖脩制盡倫本之聖心播之天下傳之後
世已無纖毫可議今張時亨乃謂向年皇考之喪禮制
未備乞行追補廟號未稱乞行更定及欲刻懸皇考聖
像奉以歲時及請聖母衣帝服正位內庭請陛下執皇
太子禮關決政事又欲自皇上誕生之日以至即位之
年追改鍾祥年號等事則其誕謾無稽瞽惑觀聽狎侮
朝廷全無忌憚其罪有不可勝言者夫自皇考升遐之
日迄今閱有歲年一旦輒廢吉禮更從凶制言之不祥

孰大於此且皇考享世廟特祀之尊為百世不遷之主以奉天子禮樂顧不足以盡聖人無窮之孝而乃欲下倣匹夫之行為刻木奉祀之禮哉况皇考隆名徽號尊上有年傳之天下萬世簡冊昭明彼一介小人乃敢擅擬廟號且杜撰俚言全於謚法無據聖母德擬姜莘譽齊任姒閨門之化直與二南同風乃欲躬被帝服與政外庭陛下光臨大寶久握乾綱大君天下十有一年於茲乃欲重屈萬乘之尊俛執青宮之禮不惟瀆褻慈元

上戾祖訓抑且冒干宸極潛抑主威據法誅心罪在不赦況陛下誕生之歲乃武宗皇帝在御之辰豈可盡削編年預承國統所據狂悖之言有干憲典之重事關國體漸不可長參照張時亨本以市井庸流狎邪無恥昔年叨冒甲科因選期不及輒投赴金水河陳訴則其決性命以饗富貴之心已見於筮仕出身之日今復厭薄卑官妄生邪說假以上書希求進用且時亨以進表來京事完日久乃敢潛住京師妄行奏擾事屬欺慢在法

難容再照近日有等無知小人不事本等職業專務窺伺風旨撫拾狂言逞奸飾詐連章累奏妄議朝廷典禮究其所自類皆不識一丁徃徃假手奸人與之代筆抑或在位不才臣僚諷使狂愚以覘探上意非惟輕瀆聖聽抑且有乖政體若不痛懲一二無以警戒將來如蒙乞勅錦衣衛將張時亨拿送都察院查照律例從重問擬請自上裁仍乞特降嚴旨出榜禁約今後但有無知小人假以建言擅議宗廟及干涉宮闈指斥乘輿者治

以重罪使知國法嚴明不容輕犯而爵賞至重難以妄干庶奸邪屏息而治道光矣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尊崇大禮朝廷已有定典張時亨假以建言為由輒敢妄議意在希圖進用又潛住京師日久依擬着法司提了問欽此

一酌古典舉望祀以祈聖嗣疏

先該大學士李時等題竊惟皇嗣者天子之儲貳宗廟社稷萬民之所係屬在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伏望皇

上於新春之首親製祝文分遣廷臣齎捧香帛前往各該嶽鎮地方竭誠祈禱等因奉聖旨朕思日前卿等此奏出於忠懇至誠不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今一面分遣道士齎捧香帛幡祝去令彼處官員竭虔行禮一面就於今建地祇壇卿等往詣祈告仍行卜筮於太廟禮部會翰林院議具奏來欽此欽遵會同大學士李時等謹議仰惟皇上因輔臣之請軫祚庥之懷將禱祠山川以祈錫羨然不欲分使遠出重煩百姓陞

下一念惻隱之仁已足以覆宇內而育羣生矧於脗嗣
之祥寧不足以塞本支百世之盛乎臣等聞虞書云望
秩於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說者謂衍進也蓋山
川在遠不能一一就祭故延進其神遙望而秩祭之也
乃者皇上兆建祗壇以崇陰祀自嶽鎮海瀆以及遠近
名山大川莫不懷柔即此而行祈禱之禮適合古人望
秩望衍之義但古者望祀之禮山川並行而茲者輔臣
之請止於嶽鎮臣愚以為海瀆山川之神其含英畜萃

以發祥効靈者與嶽鎮同功况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諸山又為祖考妥靈之地猶之木本水源枝流所賴以遠茂者祈禱之禮似不可缺但欲逐位遣官奠獻誠恐壇面窄隘不便周旋合無每壇簡命大臣一員主行奠獻之禮其五府九卿并勲戚重臣俱令一體陪祀以同致感格之誠所據祈告之禮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但陛下欲於太廟之中仍行卜筮此固陛下尊祖敬神之盛心但太卜筮人之書今不可考而世之所傳又皆

末枝淺數與古不同況天子所用龜必千歲而蓍長九尺乃為靈異即今卒未易得似難舉事祇修望秩之祀以竭祈禱之誠則百神效靈默翊皇祚重光繼明之慶當不占有孚矣臣等欽遵聖諭考據古典并撰擬儀注一通上呈御覽恭候聖明詳定欽奉施行

計開

一吉日行欽天監擇取

一祝文行翰林院撰擬

一祭七壇牲牢品物行太常寺備辦前期陳設如常儀禮神制帛青紅黃白玄共二十
七段

一主行奠獻文武大臣共七員臨期禮部疏名上請以候欽命典儀贊引執事等官俱於太常寺屬官內差委

一前期三日分祭及執事者俱於本衙門齋戒如常儀

一是日質明分祭官各具祭服登壇典儀唱
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導各官各詣香案前
位典儀唱迎神贊引導各官各詣香案前
贊跪贊搯笏贊上香司香者各以香進各
官俱三上香訖贊出笏贊復位贊鞠躬四
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導各官詣
神案前贊搯笏贊奠帛捧帛者各以帛進
各官俱以帛奠訖贊獻爵捧爵者各以爵

進各官俱受爵獻訖贊出笏導各官詣讀
祝位贊跪贊讀祝讀祝者跪讀訖贊俯伏
興平身典儀唱行亞終獻禮如前儀惟不
讀祝各官復位贊鞠躬四拜典儀唱讀祝
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瘞位贊引贊禮
畢各官降壇次日早於奉天門復命

嘉靖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是都依擬
行欽此

一專祀先賢以崇功德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施山等題稱大名府古有名宦
狄仁傑寇準鄉賢劉安世祠宇書院二宦一賢功德顯
著乞要專祭一節為照狄仁傑仕唐位至司空薦賢為
國廷爭面折忠扶唐室竟成夾日之功奏毀淫祠大著
闢邪之力故其生有國老之稱而死蒙文惠之謚寇準
仕宋官拜平章秉道嫉邪忘身殉國澶淵之役旋乾轉
坤雷陽之貶秋霜烈日相才致同列之推感竹遺邦人

之愛若狄與寇功業俊偉增光青史真無愧於所謂名
宦者也安世挺生元祐師事司馬得盡心行己之要而
用功於自不妄語遭炎海瘴嶺之行而勵節於略不動
色在人目為鐵漢自許欲為完人其為諫官有殿虎之
號若元城者道誼高明皦如白日真無愧於所謂鄉賢
者也所據三賢之在大名雖有祠祀未列國典委宜專
祭庶稱褒崇既該巡按監察御史施山具奏前來相應
依擬合候命下之日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仍照例定與

祭品行大名府轉行該縣於每年春秋仲月就遣本縣掌印官致祭如此則報功崇德之典大備於今日風化美而政教章矣嘉靖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九日奉聖旨是這名宦鄉賢都准收入祀典着有司專祭欽此

一從實修省以弭星變疏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於內閣捧出聖諭朕聞彗星再見於井宿之間夫斯變也未及二歲凡三見焉乃朕

所召卿等即刻傳朕意於禮卿言生辰慶賀俱令免行自明日不必吉服只如常服視事以承天意欽此欽遵節該本部題稱萬壽聖節非尋常慶賀可比乞要俯徇輿情照常舉行其應天弭變之實俟禮成之後通行諸司痛加修省仍各條列具聞等因奉聖旨是應天必以實茲不過變其服色暫輟禮儀耳依擬照舊行待禮畢各務要實加修省以弭變異欽此欽遵備付到司案呈到部臣等竊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失於下天象

見於上應之以實則變異自消忽而不戒則渝怒滋其
感應之機捷於影響天道神明誠有不可誣者仰惟皇
上尊天敬地稽聖法祖凡所以修己安民真德實意朝
夕惕勵罔敢怠遑者蓋一紀于茲矣以皇上之天德純
一治理休明宜乎禎祥疊見而災異不作也乃二歲之
間妖孽三見此實變之大者陛下下一問占史之言特降
宸諭引咎責躬慶賀大禮即欲輟免臣等仰見陛下克
謹天戒之心雖成湯之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殆

不是過矣臣等蒙昧罔測幽玄但聞之傳曰彗者除舊布新之象齊晏子曰天之有彗也所以除穢也變不虛生有所由召人無覺焉妖不妄作今日之異乃皇天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之意曩者陛下雖嘗降旨令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以答天譴矣然卒未有革心勵行以仰體陛下之心者今茲變異之來不職之罪又將安所逃哉雖然是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耳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

化為祥陛下寅畏天戒必行應天之實臣等將見百祥
來止而太平之業不難致矣伏望皇上仰承天意益加
祇懼先勅下各該衙門大小臣工務要洗心滌行省愆
思過勉修職業毋或怙終以干邦憲自本月十四日為
始其如故事各青衣角帶朝叅辦事三日仍通行九卿
衙門六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臣等尤願陛
下上念天地祖宗付託丕基之重下思子孫黎庶倚賴
鴻庥之遠超然廣覽毅然英斷進君子退小人開衆正

塞羣枉以安危責大臣以是非責言路庶幾振起治功
同底於道如是而天心不格休徵不應無是理也臣等
奉職無狀感召災變實為諸司之首謹跼伏屏息以俟
天威重加誅譴臣等無任恐懼隕越之至嘉靖十一年
八月十二日題奉聖旨彗星三見為妖必有其由上天
垂愛朕敢不祇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寧卿等文武羣工
皆有輔贊之責可不痛思省改匡朕一人十四日起本
是因事輟朝不可又說是修省自本月二十一日始終

三日淺衣辦事九卿衙門官還各着自陳以聽裁處其餘依擬務要思忠論實不許挾持泛引假公報私欽此

一恤邊難立義塚以廣仁恩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汝圭題稱寇兵由黃木山孤店兒東堂坡一路直至大同教場退回至大同迤南十里地名寺村兒安營向南由艾家莊索家莊龍堂兒大河等處因見古定橋邊設有伏兵隨即由應州迤西邊腰堡流胡堡張家堡小石堡東馬堡西馬堡朱家堡又

南過懷仁迤南振子上堡灰泉堡水口堡東言莊西言莊石家莊堡王家堡毛家堡小橋堡廝喇堡又復往北大同迤西八里莊出大邊去訖凡經過地方皆被荼毒前項等堡居民多有橫罹鋒刃者實所當恤又聞陝西及延綏等處地方重被災傷多有輾轉而死者其與大同各堡遭酷於鋒刃者雖若有間然均之一死皆可痛心乞勅各處撫按官員每村各立義塚以收埋屍骨仍為祭章俾各分祭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

該兵部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汝圭題稱大同地方寇兵入境陝西延綏地方重被災傷民多死亡乞各立義塚收埋屍骨仍為祭章分祭一節為照先王昭澤及枯骨之仁聖人垂掩骼埋胔之令矧其孳死於饑餓之餘喪首於鋒鏑之下者屍骸委棄無所收恤尤可憫怜是以征西陣亡之士藝祖以之興悲而青州流斃之民守臣為之立塚是皆前代之善政垂譽於無窮者也茲者擁衆入寇大同

諸堡悉被殘毀延綏等處重被災傷一則殺戮徧於原野一則饑羸轉於溝壑是以沿邊諸郡白骨委積誠可傷心恭惟皇上先因廷臣之議降優恤軍士之旨內帑賑濟之資其施恩於僅存之民可謂渥矣惟茲死亡幽滯之衆未蒙聖澤似為缺典所以本官具題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三邊撫按衙門查照今擬事理于沿邊去處空閒地方各立義塚將陣亡及餓死并一應無主之屍著令所在官司加意收掩開穴

叢葬務在得所乞勅翰林院為文一通賫捧前去仍令所司備物致祭以昭皇上仁覆閔下之恩不特澤及枯槁而且逮於幽冥矣緣奉欽依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十一年正月初八日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

一重獻瑞兔乞免稱賀疏

該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軾奏獻瑞兔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兔留內

欽此欽遵臣等仰惟皇上德懋中和效臻位育大化達於兩間至仁浹於九有由是協氣充塞靈物滋蕃所以白鵲白兔白鹿之瑞接踵而至但前此四川貢至白兔已經呈獻太廟世廟呈覽兩宮皇太后文武百官上表稱賀今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陳軾所進白兔雖產自東吳與西蜀所獻同一希珍瑰瑋所據一瑞再見尤足以表嘉祥駢集之休茲欲仍復舉行前典但恐事神則近於繁禮稱慶則嫌於同辭臣等雖欣躍

倍常而不敢以彌文具請臣等竊惟自古符瑞並臻應德而至陛下德及太清道合無疆將來瑞應之見日月不絕載於史官將不勝紀臣等議得今後四方有所貢獻凡係創見特出之瑞俱當呈獻宗廟兩宮百官表賀以昭皇上聖德格天之徵其係一物而再至屢至已行獻賀者俱合欽遵昨奉聖旨進留內苑簡遊園人珍重飼養以祇承天貺庶幽明上下之間天人感應之際禮文不瀆而驩欣交通矣伏乞聖裁著以為令俾有所遵

承臣等不勝歡躍慶忭之至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具題四月初一日奉聖旨白鵲鹿兔已屢行獻賀之禮今後或有重至不必復舉你部裏還通行天下果非正瑞自至者勿報欽此

一明設科條以處積弊疏

該欽差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傅學禮等題稱遵奉欽依查盤過太常寺一應錢糧物料其卷宗簿冊自相矛盾互有多寡及稱鹿隻尅減犧牛瘦小奸弊多端情

法難恕乞要通行查究及議處弊端一節為照國家大事莫嚴於祭祀而鉅細品物實司於太常為該寺者誠宜精白一心恪恭乃職以仰承陛下敬天禮神至意緣各項錢糧皆由本寺坐派支銷一向漫無稽考以致因襲之弊已非一日所以本部題奉欽依特差科道官查盤稽考今該查出前項弊端事皆據實出入之數既有不明侵漁之情難保無有所據該寺并犧牲所官員均屬不職法難輕貸委應通行查究庶足以懲不恪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法司將該寺首領官吏并一應經該人役及犧牲所官通行提問將各項欠少錢糧逐一查究明白奏請發落其該寺堂上官并丁憂去任典簿趙澍應否一體追問本部未敢擅擬伏乞聖明定奪但臣等看得該寺前項弊端俱係未經查理之前一應錢糧品物紀載出納全無簿籍文案可以稽考法制不備人可緣為奸若遽繩之以法彼或各執一詞所據已往之愆合無量從曲宥今既經查理之後所當懲弊立法

明設科條務俾經久通行庶免將來無弊所有前項香燭果品鹿兔等項俱係供祀應用不可缺者合無本部行令太常寺將年例一應祭祀該用香燭果品等項若干大約每年報祭若干備細開報本部行移內府并順天府各該衙門照數徑自支發應用仍置立文簿二扇送部用印鈐記一扇存留本部一扇發寺收掌每遇年終明白開註支銷數目送部查考著為令典永示遵守其犧牲驗收之時各該委官務要選擇大樣純色肥腴

者方許發所存牧如該所委官不行如法喂養以致瘠損及有通同抵換情弊俱聽緝事衙門訪拿并本部委官查出呈部叅究庶法令嚴明弊端可杜而典祀之官可以寡過矣所以科道等官傳學禮等請陛下寧過宥其無知之罪毋寧失今不為之處是亦情法兩盡嚴恕得宜之論也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題三十日奉聖旨該寺首領官吏并一應經該人員都着法司提了問堂上官并去任的待

問明了一併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一乞宥言官以勵臣節疏

先該福建道監察御史喻希禮題為溥恩宥過以迓天
休以彰聖德事奉聖旨這本所說意以為祈嗣不在修
醮在於求下臣得罪於君本其自取非其君之弗仁此
說謂朕罪責他每以致遲嗣此理有無人則知之果若
是亦朕自取該衙門參看了來說不許黨護欽此又該
浙江道監察御史石金題為崇聖德廣聖嗣弘聖恩以

凝天眷事奉聖旨這所言一併看來欽此欽遵參看得御史喻希禮奏乞聖恩宥遠戍諸臣為足以招祥致和石金奏乞皇上凝神端拱不必勞以萬幾一節為照肆赦宥罪乃朝廷不測之恩勤身勵精實帝王至要之務今喻希禮等職居言路論事乖踈乃謂宥罪即可迂天休徂於常情福利之說謂養心遂不當勤政是啟人君以怠逸之歸且與祈嗣之禮不相干涉所以聖明精鑒責以理道罪實難辭但二臣識見褻淺自坐迂愚不

善開陳詞涉支蔓原其本意似亦無他伏望皇上俯垂
慈貸曲示優容或量加罰治以懲其狂率或特賜戒飭
以開其愚蒙則聖德容物適足以示無我之公而小臣
省愆將益勵不欺之節矣嘉靖

缺

一慎重恩典以杜濫請疏

先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鵬等題稱看得巡按福
建監察御史蘇信奏勘過已故左布政使查約右參議
楊瑀都指揮僉事王翱經歷周煥各前項被殺事情委

可矜憫乞要褒錄一節相應議處以昭激勸等因奉聖
旨禮部詳議了來說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薛宗鎧題
為明賞罰以定國是事奉聖旨這本說的是禮部一併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看得人臣之死事變以節義
為難朝廷之加卹恩以功德為重故士貴處死古人有
鴻毛泰山之喻所以國家於死難之臣必責以義理之
正有關激勸而后褒崇之典行焉上不濫予下無虛冒
庶幾名實相副足以風厲海內禮典所在關係非輕今

照左布政使查約右參議楊瑀都指揮僉事王翱經歷
周煥偶以公事會集適遭重囚反獄挺兵突至事出倉
卒橫罹鋒刃死極慘毒委可哀憫但臣等切詳前項罪
囚反獄弄兵自求脫命乘勢肆毒何暇擇人而查約等
適相遭值變出不虞遁身無從駢首遇害比與孫燧許
達等抗節不屈以身殉國周憲等臨陣奮勇以死勤事
者大有不同所據乞要比照孫燧等死節恩典事例一
體褒錄臣等輒難輕議今給事中薛宗鎧具奏前因益

本官彼時居閩屬邑中間事體顛末聞見尤真無非公
是非慎賞罰之意與本部查議相同今該巡按福建監
察御史蘇信查勘各官被殺事情及該院覆題前因委
的詞多文飾義涉牽附殊非公論惟是各官不得其死
原情雖足哀矜然無裨於公安所議其褒錄況先年已
經奉有欽依量賜各官營葬卹典所加已足酬死所據
該院請乞表彰褒錄俱難准行且各該地方官員平時
不能禁奸倉卒不能禦亂以致方面守臣分閫帥職當

白晝大達之中憲司公署之地以數輩么麼囹圄之羈囚而操刃一呼隸卒潰散衣冠竄伏肝腦塗地為國大辱漸不可長而當事執法之臣不能彰明憲典以正生者之罪誠有如給事中薛宗鎧所論者但查得前事先年已經都察院行勘參題奉有欽依各該失事官員俱已罰治外事屬已往亦難再議但再看得給事中薛宗鎧奏內所言罪囚林汝美等應決而久不決不錮之梟司而置之於縣獄往來易通之地是示之以無生之路

而與之以可乘之機此實本官嘗為有司目擊時弊反
獄殺官之禍本原在此蓋在外衙門問刑不審輕易入
人死罪往往獄成而事在矜疑以致難於處決後官拘
於成案避嫌畏事莫肯平反以致重囚淹禁經年老於
囹圄及在外各按察司官往往移囚府縣以預防反獄
之事罪不及已殊不計州縣衙門獄戶垣墉卑隘監守
人卒寡少易於反獄而按察司在省城之中狴犴牢固
可以防禦今欲覲免已之罪而不顧貽地方之禍是何

心哉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通行天下今後凡係死罪重囚俱解送按察司監錮不許寄監府縣如係應禁按察司罪囚而移監府州縣反獄者罪坐按察司掌印及該道分巡官如係應決罪囚不決而淹禁反獄者罪坐本年巡按御史著為定例則反獄之禍可弭而地方不致有他變矣嘉靖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具題二十三日奉聖旨是依擬行欽此

一參懲詐冒以杜奸萌疏

先該道錄司僉書右至靈聶一然奏乞天恩自首改正以圖補報等情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又該大德顯靈宮敷教真人李雲崧奏為乞恩休致老病以終殘喘等情奉聖旨禮部知道又該大德顯靈宮道士穆正增奏為乞恩分理等情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隨行道錄司散拘李雲崧等到官審得穆正增即朱正增年五十六歲係順天府宛平縣民狀供正增與在官周一潯即周伴兒馬時明即馬福受真人李雲崧即

李躡住右至靈聶一然即聶道兒於成化弘治等年間俱各關給度牒出家於顯靈宮為道士各不合不守清規專一投托權貴正德四五等年間正增不合黃緣已故權奸魏彬誘引進見先帝投充義子賜姓朱氏傳陞體道真人職事又不合將已伏誅劉瑾名下抄沒入官田地房屋侵盜與人佃種賃住遞年共得利銀三千兩雜糧一千石入己李躡住不合依附已故權奸陳應循傳陞敷教真人職事正德十六年四月恭遇皇上御極

將正增等真人職事俱各削除正增前項侵盜官物罪名亦蒙赦宥不合不行首正致被地方總甲具呈都察院委官喻御史行拘正增到官參送刑部四川清吏司審究明白問擬杖八十罪名比例奏請節奉聖旨穆正增情罪深重難照常例發落追贓完日押發廣西奉儀衛充軍遇赦不宥欽此欽遵將正增監追贓銀尚未發遣正增不合遂將度牒隱匿嘉靖元年九月內例該秋報設醮李躡住不合營求管修串同周伴兒聶道兒各

不合將欽賞各道士官銀侵分入己聶道兒得銀一十五兩周伴兒得銀六十一兩五錢李躡住得銀二十二兩紵絲絹各一十一疋馬福受揣知前情不合要向李躡住等挾分財物李躡住等不從馬福受將情具奏隨該刑部題奉欽依行拘李躡住等官審究明白將李躡住周伴兒聶道兒各問擬雜犯斬罪准徒五年馬福受問擬杖八十追出度牒照例還俗各發原籍當差李躡住等各不合仍在本官潛住與正增等仍托權貴巧肆

黃緣嘉靖二三等年間節該御用監太監黃錦傳奉聖
旨大德顯靈宮方丈一所着革職真人李雲崙住坐欽
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原舊真人李雲崙
着在顯靈宮總領道衆管理一應齋醮准復原職封號
誥命印信照舊與他欽此李躡住係追去度牒人數不
合不行奏明就任前職正增亦因贓銀未完不合飾詞
具奏奉聖旨穆正增本當重治姑從寬免追贓發遣放
了欽此又該刑科都給事中劉濟參題欲要照舊發遣

奉聖旨穆正增已有旨發落了不必再來說欽此比有
陳應循明知聶一然係犯罪還俗人數却乃朦朧奏保
欽陞道錄司僉書右至靈蕪住靜虛觀聶一然不合不
行首明就任前職嘉靖十年十月內聶一然與馬福受
不知以致互相攻訐聶一然不合妄引自首免罪律文
仍乞簪冠隨衆焚修奏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
遵行間李躡住不合隱匿真情詐稱老疾乞要休致正
增不合詐稱原有度牒在宮焚修等情各先後奏抄到

部送司散拘穆正增等前來審究前情明白猶恐不的
隨行刑部四川清吏司道錄司各查勘無異將正增等
取具確的供詞案呈到部參照得穆正增等本先朝宿
蠹盛世遺奸始以鑽刺榮身繼以賄賂脫罪雖聖恩寬
大曲賜優容而稔惡怙終罔知懲戒穆正增罪犯已經
斷結猶復私自簪冠李雲崙聶一然度牒俱各追銷却
仍冒濫名器是皆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
信國法之難宥以致神醜其行天奪其魄互相訐告自

觸刑章雲崕却又隱匿真情詐充老疾正增私藏度牒
遮飾詭詞聶一然妄引自首之律冀遂免罪之私馬時
明周一灝先因行止有虧斷令還俗却乃逋逃租稅潛
跡玄門所據各犯論律雖有殊科原情皆為故犯不惟
有傷聖化抑亦自玷宗風合無通行參送法司查照先
令過惡比照律例定擬罪名奏請定奪惟復特賜聖斷
將各犯徑加嚴譴以杜奸萌

南宮奏稿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宮奏稿卷三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璿

謄錄監生臣錢黃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宮奏稿卷三

明夏言撰

一為重陵寢以培國脈請聖斷以息羣議疏

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陵迎請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衛百戶隨全罷間光祿寺錄事錢子勲之說相同近又該緣事監生

詹啓温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密湖廣生負
蕭時用致仕僉事甯河相踵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
如一雖其心之出於公私誠偽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
皆自謂效忠以贊成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
再至三始終未敢輒議奉行者尚書席書固已備論於
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
璜嘗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
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本朝故事太祖不曾遷皇陵太

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
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
隨金錢子勲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識者當知其不然
也臣竊惟遷陵之議意者本出於聖母萬年之情陛下
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以卒不敢輕議者非
謂才識謏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所欺而不肯也亦
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所詭而不可也亦非
敢沮抑人言推避國事顧一己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

惟是竊念先皇帝衣冠之藏厯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覲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百祿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庇蔭之說似乎神靈已安比者屢頒聖製封其山為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不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厯

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令本部會官從長集議
昨該尚書汪鉉具奏又奉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
此臣仰奉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維祇見事大體重非
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況遷葬之舉治棺制服事同初
喪萬一欲改祔梓宮重易衾歛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
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
虛以為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為
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

主必能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
機者乃若先皇帝玄宮久閱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
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所以求枝葉繁茂之道
是則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聖明留
神加察淵謀獨斷上同聖母早夜籌慮有以自致其決
耳慎勿輕為羣議之所搖惑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
鮮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每見人家惑於
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

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
之說所以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
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於孫
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十字以為至論當
時熹明知壽皇所葬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
擇如此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可葬又
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
未達事體即使重復會官集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

亦不能復為他說也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輒難議擬如蒙聖明采擇臣愚伏乞英斷特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宗社無疆之慶仍乞重降嚴旨禁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園陵重事傷國大體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進初四日奉聖旨卿所言說的是朕已奉聖母慈訓謂陵寢根本重地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擾人役本都當拏問重治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欽此

一叅酌古今慎處廟制乞賜明斷疏

該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臣伏考洪武元年二月朔
我太祖高皇帝勅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
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
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廟以崇
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
各具沿革以進於是輔臣李善長傅瓛等學士陶安等
上議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

有之不獨周制為然若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相次此萬世不易之禮也今擬四代各為一廟德祖玄皇帝居中懿祖恒皇帝居東第一廟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廟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以四時及歲除凡五享惟孟春特祭於高祖廟孟夏孟秋孟冬則各祭於列廟臣惟我聖祖之制斟酌三代垂憲萬世載在國史編諸集禮聖子神孫所當世守以為祈天永命之鴻圖者恭遇我皇上中興大化光紹丕烈遵復四郊以祀天地

日月釐正百禮以祭神祇帝王情文胥協顯微攸通無以復加矣而獨於宗廟之制屢形於御札宣於召問有不能以自安焉者誠有以見聖人之大孝天子之大禮有聖人在天子之位如之何其弗可行也朱熹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一是天地合祭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又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

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且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見其
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為一廟
之主以人情論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
尋丈甚或無地以容鼎俎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
矣夫熹之進講此論於經筵在宋偏安之時而況我皇
朝輿圖一統我太祖高皇帝崇勲峻業遠邁百王豐澤
洪仁光被九域夫有萬世不朽之功者宜享萬世不遷
之報而乃今不獲專享特廟以全南面之尊端居宗祧

以統列廟之主尊卑長幼並列於一堂而籩豆鼎俎分
羅於一隅信有如朱熹之所云者此我皇上至仁大孝
之思所以時發由衷而不能以自安焉者也今之議以
為弗可行者其說有四一曰地勢窄隘二曰禮節繁難
三曰成憲宜遵四曰勞費當惜臣請解其惑焉夫以地
勢窄隘為言者臣按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
大廂七箇闔門容小廂三箇鄭玄註云闔門廟中之門
大廂牛鼎長三尺小廂腳鼎長二尺以周尺較之周之

九廟之制亦甚儉矣臣愚前奏禘義篇云請以今太祖為我太祖萬世不遷之廟太宗以下各建特廟於今兩廡之地制度不必其崇高而務質朴之為貴儀文不必其繁縟而務簡素之為貴有都宮以統廟而不必各為門垣有夾室以藏主而不必更為寢殿法古之意而不失其義酌今之宜而咸得其當庶尊尊有主而太祖之位恒安而不遷親親有倫而列聖之尊各全而無瀆矣夫以禮節繁難為言者臣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註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
其事故王一獻卿大夫以次代獻古禮也陳祥道亦云
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
於疏怠是故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也而況古
禮有諸乎今若各建列廟特享之時我皇上躬行禮於
太祖之廟其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亦未
為不可而何必拘泥丘濬十八日行禮之臆說哉夫以
成憲宜遵為言者臣按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際註云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法而遵述之故武王周公稱為達孝而況我皇上善繼太祖之志善述太祖之事以觀耿光以揚大烈正所以遵我太祖之成憲也夫以勞費當惜為言者臣按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孟子亦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況今日之尺地寸土皆我祖宗創業垂統之所貽百官萬民

皆我祖宗休養生息之所致以祖宗之土地而建祖宗之廟以祖宗之臣民而供祖宗之事如之何其弗可行也臣愚於嘉靖九年二月內陳言郊祀有及宗廟之制仰蒙御札詢及輔臣彼皆不以為然臣覆奏云郊廟一體天人一道未有郊祀宜急而廟祀宜緩者又蒙明命下禮官議已而宸衷獨斷親定圖式舉孟春特享之祭正太祖南面之位各為帷幄以權九廟之制甚盛典也而又肇舉大禘大祫以伸仁孝之思以盡誠敬之極禮

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親親我皇上尊尊親親之道其克盡矣臣愚前奏又云各居一幄者一時之權也而各一廟者萬世之經也伏望聖明采於蕩蕩不棄對菲遠法商周之彝典光復聖祖之舊制則億萬世太平之基端在是矣臣於邇者恭覲泰神殿成我皇上恭詣奉安皇天皇帝及諸神位行禮甫畢天應瑞雪及長至之夕我皇上躬行大報禮於圜丘是夕天宇澄霽景緯輝朗茲益至誠昭格休徵應響之嘉祥也臣謹撰泰神殿禮

成感雪賦一篇園丘載祀慶成詩九章并錄上御札寵
及臣名者三條及臣原奏三通裝成二冊隨本進呈仰
冀宸慈俯垂省覽臣無任戰慄之至等因奉聖旨這所
進詩賦奏疏送史館採錄宗廟祀典儀制朕嘗有諭輔
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欽此又於禮科抄出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題為會議宗廟事臣頃者
伏蒙皇上於重華殿東室召見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
汪鉉臣適後至首蒙聖諭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

宗廟之制非古臣具對誠如聖諭但古人建廟恐制度卑小今本朝太廟規模弘偉若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陛下亦諭臣曰事體委的重大臣奏曰各立廟本是古禮但他日致祭陛下欲一日徧歷羣廟恐勢不能上曰今日言廟制未論到行禮處即使難行或遣官亦可臣又奏曰古禮恐亦難盡復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處不可不依據古人各立廟只是各全其尊此等處却當依臣奏曰太廟宜如何處上曰太廟自不當動臣又

奏寢殿祧廟如何上又曰寢殿祧廟俱不動臣始仰見
聖慮淵微止欲於太廟之外增建羣廟使列聖各專其
尊庶於古禮為合於聖心始稱臣乃奏曰三殿不動事
又易處須是臣等量度地步廣狹具奏上曰須是如此
末後上又諭曰我皇考顧得專享世廟之祀自我文祖
以下列聖乃不得專廟以祀朕心未安臣時等俱叩首
對揚曰聖諭及此真聖人大孝之心也臣復蒙聖諭卿
禮官宜即具奏臣承旨而退終夜以思仰知聖心廣大

見道分明銳志興復古典臣叨列禮官乃得仰佐下風
豈不甚幸況禮重郊廟事同一體臣先建議分祀蓋嘗
有感於宋儒朱熹之言謂天地間有兩件極大底事其
一天地不當合祀於南郊其二本朝不為太祖特立廟
此臣少日所聞有志於此久矣詎意遭逢明聖而南郊
大典竟得光復若廟制一新則是朱子所謂兩件極大
之事皆舉行於當今陛下制作之志可無遺憾議禮之
家可無遺論而臣區區仰佐聖明興起禮樂之願亦庶

幾其全且畢矣臣方欲具奏間適見大學士時鑾向臣
曰昨蒙皇上召見文華西室因時奏建廟之議恐今年
天氣寒洹不便興工且少待來春蒙聖諭曰昨所論偶
爾議及但地方窄狹勢恐難行且罷臣仰聞密勿之言
遂不敢瀆奏昨該中允廖道南奏奉聖旨宗廟祀典儀
制朕嘗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欽此臣
始惶懼仰惟聖志方欲舉行未有罷議而臣以輔臣之
言稽於敷奏以致畱淵衷未有定議臣實死罪死罪

但聞命以來即當踴躍從事既而思慮經營無不曲到所不能如志者惟是地方有限恐於規制不能無窒礙耳且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左則限於世廟右則迫於前朝若欲建立羣廟必須規模宏遠合古宜今有不容苟簡者宗廟重事宜慎謀始臣愚伏乞聖慈特命內閣輔臣司禮監內官監官及尚書汪鉉蔣瑤并臣會同恭詣太廟步量地方審度位勢計畫規制逐一籌筭議擬明白停當先行具奏請旨定奪方可會官定議上請庶神

謨有定而公議允諧矣等因奉聖旨卿只遵照前旨即便會議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臣等會同中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吏部左侍郎等官嚴嵩等會議得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

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
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
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而曰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
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
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
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
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憾此朱子之

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
明命以有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
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
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
門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厨其一時制
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
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而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
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俊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以釐正
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
形於御札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蓋欲
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
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命
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為陛下陳之臣
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為者即今太廟南邊宮牆東逼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為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

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宏壯而羣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廟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於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

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為之是又徒耳
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扇七箇
圍門容小扇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
尺其制度之宏且過於今烏在其為儉約也況臣等恭
覲世廟之制蓋損於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
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世廟乎且太宗功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憲宗又我獻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
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

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各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欲於一日

之間徧歷羣廟為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蕭然疲矧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

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
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
以為如不祭也況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於終歲舉祭
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
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位樂舞之
數是也今欲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
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
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

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重
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
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
迂濶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
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
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
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
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

序不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
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
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
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
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
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
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
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

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

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
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
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
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
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
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
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
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

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

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陛下孝思純至天鑒高明
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臣等
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聖諭以
為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而我文祖太宗以下列
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皇天列祖實鑒
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
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為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

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憾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為太廟之始祖又為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恭聞陛下有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得太廟九間同為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

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
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
居中盡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
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足以申陛
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足以作則
萬世而未可以為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謂宋太祖僻
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
有不侔陛下博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

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聖明特賜裁斷嘉靖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嘉靖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奉聖旨郊廟大禮係國家重典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禮尚襲同堂異室之制未能復古於心歉然朕嘗稽我聖祖開國之初已曾建立四親廟實有鑒於漢制之非今具載大明集禮存心錄祭祀禮儀朕為子孫所當遵行見今太廟前堂後寢俱有定制不必移其昭穆世數廟次你部裏便會同多官相度兩廡地方議

處規制停當來說

一析浮議以慎廟制疏

該中軍都督府經歷趙善鳴備奏建立宗廟及祫禘昭穆規制禮儀等項臣等仰惟陛下懋德憲天崇古圖治上嘉三代下陋百王制作之盛昭然可述乃者數諭輔部大臣考訂宗廟禮制釐正百神祀典聖學精微孝思深遠固已上通皇天格於列祖萬邦臣庶莫不作享丕應以祇承休德矧討謨茂制悉出淵衷雖元卿碩輔老

師宿儒有不能仰贊萬萬分之一者茲因趙善鳴之奏復命臣等逐一看議臣等仰見陛下謙冲大度不遺邇言但宗廟之制前者中允廖道南建議已經該部議擬具題除伏候明旨外所據趙善鳴世廟問宗廟圖說等項臣等謹遵奉明旨逐一看議伏乞聖裁

計開

一太廟前自石欄杆外南至承天門東牆約有九十餘丈若建太宗文皇帝廟於三昭

之上則左當為四廟恐其地之或淺臣僭
計擬不若展拓太廟之東北其東與世廟
西牆之鄰北與世廟北牆齊若畫一太廟
西邊甃一牆直抵於南轉而之東復轉而
之北同為一大都宮太廟并後二寢廟及
金門皆歸然不動後一寢廟以藏德懿熙
仁四祖中寢廟與太廟則我太祖為始受
天命之君功高萬世實聖朝百世不遷之

始祖所當居也太廟大門則遷置於承天門東牆之北去牆五丈太宗定鼎金臺又百世之所當宗宜別立廟於太廟之東北世廟為始封之君亦當百世不遷今以自為都宮可謂尊尊親親各得其宜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其三昭三穆則立於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各有門垣寢廟是則獨致隆於太祖以為羣廟之主而不下同於子孫

羣廟各得致其尊崇而不上壓於祖考庶
乎先王報本追遠之禮意得復全於陛下
矣惟聖明采擇焉

前件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朱子以為其制皆在中門之左
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
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一
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則二宗廟固在

太廟之內商之廟制雖不可考然韋玄成等周廟圖亦以文武世室列太祖之左右故書稱文王曰穆考武王曰昭考此其證也今欲別建太宗廟於太廟之東北不與昭廟之列旣與古制不倫況文廟世廟俱在太廟之東參差迤邐偏在一隅似於規制未稱所據前議似難依擬至認祧廟為寢名廟門為金門似亦未諳禮制

一太廟街門自門內簷下東至太廟金門外
中街之西旁約有三十餘丈西除地五丈
作路通輦至南南轉而東東復轉北亦皆
除路五丈以達太廟世廟其西南之渠皆
覆以石以便鑿輿出入其神宮監之房更
轉徙於東一以廣三昭廟之地一以廣達
世廟之路其三昭三穆之廟大約每廟深
三十丈濶二十八丈每廟除廟前廟後寢

庭階門垣各尚有地一十餘丈亦足以容
文武羣臣之拜位也

前件看得太廟係享祀祖考尊嚴惟五品以
上官始得陪祭其餘人等不許擅入律有
明條況非奉明旨不敢度量指畫所據前
項約計地步丈尺及輒定廟制深廣事屬
擅擬臣等不敢依據候奉有成命別議
一孔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又曰行其禮奏其樂故每廟設後寢以安
神主設前廟以迎主致祭設庭階以容樂
舞左右設神厨以貯宗器衣冠樂器之屬
其旁親之可祔者以其班而祔之各廟之
寢焉特祭則祔食於本廟之旁時祫則祔
於太廟之西廂如今之制可也

前件看得太廟堂寢規模祭祀禮文自有定
制無容別議其所言神厨恐非貯宗器衣

冠樂器之處

一三昭三穆共六廟其後四廟於各大門之外除路街二丈七尺其前二廟於大門之外各除路街三丈以其迫於太廟之南牆故也

前件係廟路規制若如所擬似太迫隘俟建廟議成請自聖裁不敢擅擬

一世廟之南乃朱雀之方須多植花木四時

秀麗其間所累之石乞移於世廟之後填
河丈餘累為小山多植松柏以護玄武之
方

前件臣等竊惟宗廟乃尊奉神靈之地祇宜
林木蔭翳以致陰氣自古以來未聞可以
植花木於前而疊山累石於後者也況皇
城御河方如環壁今議填塞不惟壞裂內
庭規制抑亦有礙中外觀瞻事出不經尤

難依擬伏乞聖明裁之

一四時之祭春特享其夏秋冬皆合於太廟
禮有明文矣但特享之禮其日辰行禮之
節度臣則所未考焉獨先朝文莊公丘
濬大學衍義補有曰孟春自初一齋戒為
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
日徧七室然由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
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急急則忘又季

氏之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
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
事交於戶堂事交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
朝而退孔子以為知禮又先儒陳祥道云
自再裸而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
至送尸其樂非一作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而強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

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
亦莫既其事事矣臣以為若分而祭則動
經半月齋戒靡寧鑾輿屢出間而省牲二
旬而圍宿臣以祭義孔子諸說推之則先
王之禮恐不若是之煩數也臣晝思夜惟
先考聖朝特享之禮及今郡縣祭先師儀
注并朱文公家禮酌古準今妄為儀注惟
聖明采擇而損益之夫今太廟之特享也

天子位於中門內北向奏行初獻禮奏詣
太祖位前奠爵奠帛次奏詣太宗位前奠
爵奠帛羣主則遣官各詣各神位前代奠
爵奠帛而七祝文一齊讀焉此今之制也
若郡縣主祭官之祀孔子皆位於兩階之
中及家禮四時之祭主人立於阼階主婦
立於西階今人家主婦不從事同祭則主
人亦宜立於兩階之間又有降神詣盥洗

酒尊所之節度又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禮之煇蕭求神於陽裸鬯求神於陰則灌之禮又不可缺矣又有嘏辭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儀禮嘏辭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命於天宜稼於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又祭法曰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則嘏辭亦不可缺者臣妄以為每

歲於孟春上旬涓吉特享羣廟設天子位於太廟金門之中文武羣臣承委代祭及陪祭官員皆分列於金門之外天子始至親詣羣廟迎主各就前廟太祝或大臣捧帝主宮闈令捧后主天子仍親閱宗器裳衣祭品之屬以致其敬於是金門之中而踐其位奏其樂行四拜禮以迎羣廟之神乃奏詣盥洗所又奏詣酒尊所又奏詣香

案前降神俯伏興再拜平身又奏詣太祖
高皇帝前奠爵奠帛詣讀祝位即香案前
也奏讀祝讀祝訖天子即位於香案前西
向其羣廟遣官奠爵奠帛讀祝凡進退節
度一以天子所行為差再獻三獻皆然至
奏飲福受胙奏嘏辭則天子出由西階而
降復金門之位奏跪奏飲福酒則祝於太
廟先捧溫酒一爵及羣廟之祝各執酒一

壺同立於左至是皆跪天子飲福酒訖奏
受胙則太廟羣廟之祝皆執胙於右齊跪
進天子受胙訖乃奏嘏辭乞命禮官考定
嘏辭嘏辭訖則羣祝執捧胙從金門左出
至沒階以交內侍訖乃奏送神天子與承
遣陪祭官負皆照舊位行四拜禮訖徹饌
焚祝帛天子納太廟之主遣官各納羣廟
之主夫然則人以誠感神以誠格孝達於

冥冥之中神交於羣廟之表庶幾特享之
禮周全簡要而一日可行也若世廟則間
日而行皆天子親主祭事一如今制至於
夏秋冬三時之祫一宗先王時制太祖東
向自如羣昭之主皆居北牖而南面羣穆
之主皆列南牖而北面太宗特設位於仁
廟之西獻皇帝設位於孝宗之東天子從
太廟東南之突門而入東立西向其獻灌

嘏辭一一如儀其代祭陪祭官員皆立於
太廟門外石欄杆之下一如舊儀惟祝文
則總歸於一必添減茲祫食之文凡樂舞
皆如聖制列於廟外所謂禮交動於上樂
交應於下和之至也則時享之禮簡便歸
一可以行之悠久而無難矣

前件看得古人廟制前堂後室與今制不同
故有南牖北牖以列昭穆之主而太祖之

主則以東向為尊今屋制既與古殊乃欲
泥古東向之文則太祖之主當該於西旁
中柱之下又當改易廟門別開南北之牖
而後可泥古非今變更制度莫此為甚其
欲天子親迎羣廟之主一時出就前廟恐
迂迴曲折往復出入勢所不能勞亦不勝
又欲天子即金門以為拜位捧溫酒一爵
及執羣廟酒各一壺一時皆跪以上儀文

皆不知出自何典惟聖明裁之

一德懿熙仁四廟在太祖之時為高曾祖禰
四親廟在今日則為親盡之主正猶宋太
祖之立僖順翼宣四廟至高宗紹興二年
吏部員外郎董弅太常丞王普曰藝祖始
受天命追宗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
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
同所當尊者藝祖而已自僖祖至於宣祖

親盡之廟當祧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藝祖為第一室永居東南位太祖仁宗南面為昭真宗英宗北向為穆五年之禘則迎宗祖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由此則今日之制正當以太祖為始祖三年大祫則四廟但祀之後寢可也五年之禘則宜考文獻通考朱熹所定之圖及宋臣董弅王普之論推之則我朝以

仁祖為所自出之帝五年迎祀於太祖之位太祖退居北牖以配食焉可也惟陛下定之

前件看得前項祧廟及特享時祫大禘大禘之禮俱經聖明詳定足以垂憲萬世本部節奉勅諭著為成典今趙善鳴輒復妄議非臣等所敢擅擬其曰三年大禘以四廟之主但祀之後寢不知此為何說

一室之西南隅曰奧奧為至尊之地故禮曰
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又傳曰奧有常尊
且陰道尚右故以西為上而面東又所以
受生氣以衍子孫蟄蟄繩繩之祥也西北
隅曰漏東北隅曰宦東南隅曰突古之人
君升自阼階俱從東南隅出入於廟東立
西向即儀禮諸侯遷廟禮云君就東廂西
向祝就西廂東向及禮將畢則云君反位

祝徹反位說者曰君反位東廂之位也祝
反位西廂之位也此非特以奧為尊而昭
穆之得名實以羣廟之主入於太廟分列
於南北牖下面南面北而取義也況由二
世而十世十世而千百世其三年之大祫
悉陳已毀之主未毀之主則太廟東西之
廣濶亦得以容神位而陳俎豆也伏乞陞
下裁之

前件看得古人廟制堂之後有室故以奧為尊室有南北牖故因之有昭穆之名當今宗廟宮室之制與古不同所據趙善鳴泛引古義意在毀更非臣等所敢擅擬

一郊廟天下之大禮今四郊既成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而宗廟之數未備實為聖朝之缺典固宜我皇上屢諭輔部大臣也誠有如今侍讀學士廖道南云未有郊祀宜

急而廟祀獨緩者也但制作舉動當以其
漸此孔子所以稱公子荆之善居室傳曰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又國家常須稍
存贏餘以備不虞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
費所以海內富庶幾致刑措今連年土木
之工興又加以四方之飢僅輒一興工動
費十萬又聞南方運來之木或有中虛而
不中材用者則動費數百銀兩且木之長

大又難於牽運臣妄計擬伏乞陛下每廟
委一材幹官負擇工師巧匠凡所用棟梁
榱桷大小長短多寡一一畫定圖本差往
江南產木之地大府分二府共修廟一座
小府分三府共修一座皆於近水搭廠修
造而各府以在庫無礙官銀幫修斲成麤
胚小而短者以舟運大而長者以筏運其
出輒瓦石之處亦往彼處燒鑿既成乃陸

續運來仍乞寬其限期使京師軍民得休息外郡之民不告勞而陛下亦得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惟陛下裁之

前件看得前議以為建立九廟恐致京師勞費欲要差官往就江南分派各府造立廟座搬運來京臣等竊惟朝廷設立工部內官監等衙門職掌營建凡營造大工必有大臣提督料道監巡驅役軍夫動以數萬

猶且經歷歲年乃能底績況百凡規制出自內府時稟聖裁今欲以一二匠役付之繩墨遠赴江南使偏方下郡奉朝廷咫尺之書驅素不習事之民罷農釋賈以供朝廷莫大之役自古及今未聞有此所據前議似為不知事體迂曲難行

一臣聞為椽杉木出自福建地方而買辦運解乃在江西郡縣徽州等處販木射利商

人索價太高殊為江西買運者之苦可勅
工部移文於福建布政使司責令出杉郡
縣親送至修廟府交割用度庶彼此勞
逸得均

前件看得前項椽杉雖所出地方不等而運
送上納實係沿路官夫今既欲責令民間
出木又欲府縣親送前來地遠民貧豈堪
重累所據前議皆屬厲民難以准行

一樂舞生須廣收多蓄以備特享各廟之用
仍許其讀書庶不自棄於無用也

前件看得樂舞生係道士選充祖宗成法因
其出家清淨故用之專習樂舞以事郊廟
神靈今神樂觀道士不為不多即使廟成
足備供用不必廣收至於讀書科舉自有
民間俊秀何用求之於此所據前議亦為
浮泛

一周令四時必薦新於寢廟蓋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此時祭之外行薦禮也先哲方懿以為以人道事之故有寢以神道事之故有廟今之奉先殿進薦品物即其制也又禮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而宣德年間有馮善著家禮集說有生忌之文云存既有慶沒寧敢忘臣妄意以為四時之新必薦於各廟之寢及各

廟之諱辰生忌皆天子親行以致專隆之
孝思但今鑾輿之出必致圍宿恐太煩也
其或遣官代祭則天子率聖后焚香點茶
拜於奉先殿如此則禮意周備而孝思無
遺矣惟聖明定之

前件看係薦新之祭祖宗列聖及我皇上行
之自有定禮成法不敢輕議

一世廟間有序洪惟我聖天子登極之四年

乙酉建世廟於太廟之東所以迎祀恭穆
獻皇帝也臣作世廟問或問曰世廟何為
而作也臣曰孝思之至情之不能已仁禮
之極也曰情也每慮拂乎性何謂仁禮之
極也曰聖人制禮緣於人情情之正即性
也矣其拂性有禮義禮起以義義亦禮也
制禮本於人情故曰仁禮之極也曰何謂
也曰孟氏有言士有遊於楚則託其妻子

於其友然則無所托則聿來胥宇我聖天
子入紹大統匪直楚遊而已士之嫡子入
仕則載其應祀之神主以隨聖天子為嫡
子入紹大統又無皇太弟之可託也而罔
極之恩奚啻妻子豈友生可託也且奉慈
后入內以天下養旦夕瞻覲母子之樂洩
洩焉母后既來而獨留獻皇帝子然廁於
安陸之廟萬里間寂仁者忍為之乎故曰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曰然則世廟之主以祔祫於太廟乎曰祫而祔食可也廟而祔數不可也曰何謂也曰天子之廟七世也世廟不可以與焉則僭天子下祭及王殤者五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況堂堂世廟天子之父也是宜與夫祫食也不祫則離曰世廟本藩王也而祫祫太廟或者不可乎曰古有之矣曰何徵

曰昔季歷倫序本季也古公以季歷生子
昌有聖德故傳其位以及昌是以季歷生
則為諸侯沒則入昭廟是父以子貴而不
嫌於奪嫡也及武王既事則行追王之禮
是故季歷昔為五廟之侯後為七廟之王
昔五世而祧後至七世而祧是又祖以孫
尊而王季不嫌於七廟矣故世廟之祔祫
也奚其僭曰然則世廟之祔也位當何居

也曰於今四時之祫宜列於孝宗皇帝之下異時武宗當祧四時之祫則宜列於太宗皇帝之下是既不失其所尊而又不失其所親尊尊親親各得其宜矣曰世廟至於七廟亦當祧乎曰否曰何謂也曰諸侯別子尚百世不遷況獻皇帝以曠世之明王樂善篤學受天子之封在本國為百世不遷之始祖非但諸侯之別子而已且生

我皇上宣聰明足以有臨武宗皇帝奉天之命遵祖之訓而傳以大統焉登極之後愛親尊祖敬天勤民制禮作樂丕闡先王之典則一新天下之耳目於文武周公尤其光焉設使當武宗彌留之頃獻皇帝尚存之日縱獻皇帝非傳統之次若武宗有古公之見猶宜傳位於獻皇帝以及我皇上況倫序之所宜乎是季歷無獻皇帝之

所有獻皇帝有季歷之所無是則世廟祔
祫於太廟宜矣其誰曰不可乎故臣嘗曰
明倫大典有云孝宗當祧之日世廟之主
亦合遷藏但歲暮出主一祭臣以謂即當
削正也曰既立世廟則四時特祭可也何
以祔為曰宗廟以祫祔為榮禮文以合一
為貴祫祔則尊享為極至合一則易簡而
有常有常則百世聖子神孫舉行猶一日

也故禮大傳春牷禘禘禘嘗禘烝禘正謂是也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太祖受天之命為開國百世不遷之始祖太宗定鼎金臺又百世之所當宗理固然矣然則武宗以上羣廟之主亦有時而祧乎曰五世而總六世親屬竭矣故親盡則當祧也曰世廟乃獨不祧可乎曰禮有明文王者始受命與諸侯始封之君皆為

太祖皆百世不遷故世廟不得而祧也曰
世廟太廟皆百世不祧得無有二大之嫌
乎曰世廟別為都宮不與七廟之數但春
則特享而夏秋冬三時皆祔祫於太廟而
時享焉是則上得以尊其所尊下得以親
其所親何二大之嫌乎曰昔武王以周公
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今日世廟不祧無乃冒非禮之誚乎

曰不同也夫郊則配天禘則配所自出之
帝禮曰不王不禘非周公侯國而僭也況
周公之子伯禽也諸侯也世廟聖子我皇
也天子也是又周公無世廟之所有而世
廟有周公之所無且世廟又無配天配祖
之失但遵始封百世不遷之典以伸我皇
上千百年孝思之至情耳又何非禮之冒
乎是故不拂乎性之謂和不戾乎禮之謂

通不僭之謂義不離之謂仁是故世廟立而衆善備矣臣故曰孝思之至情之不能已也仁禮之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斯之謂歟或者曰傳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乃今見之矣

前件雜引禮經諸說牽摭文議無所取衷但所議世廟當百世不遷禮不當議祧此論甚正前此議者有欲與孝宗當祧之日亦

合遷藏斯為不通已經聖明裁正但又欲
祔祫於太廟則又非所以隆專廟之祀矣
所據祔祫太廟臣等未敢輕議

一宗廟說天子七廟商書王制周禮孔子家
語及公羊傳皆有明文謂始祖之廟與左
三昭右三穆共為七廟共為一大都宮而
各有門垣寢室也始祖有二焉一為王者
始受命一為諸侯始封之君其昭穆前四

廟前為高曾祖禰四親廟後二廟為二祧
廟以祀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所以致隆
於天子而別於諸侯之五廟也天子有祫
有禘諸侯有祫而無禘故曰不王不禘除
始祖百世不祧其下六廟至七室即遞祧
之祧主藏於太廟之夾室若有功德不可
祧則於七廟之外別立廟以祀之若商之
祖甲太戊高宗周之文武世室是也故天

子七廟常數也其外非常數也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其此之謂歟若王者始受命其上世無有始封之君未見有功於民未嘗以勞定國則宜虛始祖之位但事其六世而已至於親盡則祧之故我聖祖不立始祖與二祧者但祀德懿熙仁四親廟而已得無洞見於此邪且聖祖嘗曰漢高創業之君禮樂之事固所未講豈我祖

於定國之初亦未遑備舉也邪夫自始祖
以下皆父昭子穆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
昭而五世穆六世昭而七世穆廟皆南向
主皆東向廟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
為尊卑故在本廟則左為昭而右為穆若
祫於太廟則北為昭而南為穆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昭者祧而穆主不動穆者祧而
昭主不移故文王在穆而武王不嫌於居

昭也宗廟以時致思故孟春則特祈於各
廟所以致吾祖考得以享獨尊之榮其夏
秋冬登各廟見在之主於太廟而合食焉
謂之四時小祫若陳其已毀夾室之主并
登其未毀在廟之主各序昭穆而列於太
廟南北之牖下而合食焉是謂三年之大
祫蓋祫者合也若五年推迎始祖之父居
於始祖東向之位始祖退居北牖之下而

面南以配食焉則謂之禘是為王者之大祭也若商周契稷皆帝嚳所生并受堯之封故契稷為二代之始祖而以帝嚳為所自出之帝也夫未有禘主之小祫及有禘主三年之大祫其父昭子穆倫序皆不易矣但第二世既禘之後四時之祫又不陳毀廟之主則三穆皆父三昭皆子即所謂父昭子穆或子昭父穆也其序坐之次禮

有未考宋儒朱熹之意以為右祧廟之主
其上無昭而設其位於高祖之西新附廟
之主其下無穆而特設其位於曾祖之東
則倫序各得其宜矣仰惟聖朝若先見在
七廟則太祖居北為百世不遷之始祖太
宗文皇帝當居二世為昭仁宗昭皇帝當
居三世為穆宣宗章皇帝居四世為昭英
宗睿皇帝居五世為穆憲宗純皇帝居六

世為昭孝宗敬皇帝居七世為穆武宗毅
皇帝賓天入廟則文廟之主當建別廟以
祀之宣廟憲廟當以次遞遷於上武宗宜
入於憲宗之故廟即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但七廟始創於
今日文廟定鼎金臺又為百世之所當宗
既宜別立廟於三昭之上宜準商之三廟
周之世室若以仁宗居三世之穆則宣宗

為子反居二世之廟似於鼎新之禮未得其宜不若據今新立之廟即以仁宗居昭之二世而與宣偶英與憲偶孝與武偶其大裕小裕之禮只特設太宗之位於仁宗之西其世廟則自為都宮為始封百世不遷之祖若入裕於太廟則設位於孝宗之東異時武宗當祧之日則獻皇帝之位又設於太宗之東如此則尊尊親親各得宜

為省便耳不知博古通今者以為何如謹
為之說以獻惟聖明采擇一二復乞詔薦
紳之臣假以秘閣之書俾之參考以求至
當歸一之論以舉千百年之墜緒以成聖
代之制作以全陛下之孝思無俾後之悲
今猶今之悲前代也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前件謹按宗廟之制夏商之前雖不可考今
見於商書有天子七廟之文則七廟自古

已然禮曰天子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
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有祧
有二祧朱子七廟說一昭一穆為宗二昭
二穆為四親廟則七廟似兼二宗祧廟在
中然考之劉歆廟圖則文武世室在昭穆
之外蓋以七廟乃廟之正法而宗則無常
不可預設朱子深以其言為然陳氏禮書
亦曰鄭康成之徒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

祧親廟四而已此是臆說夫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宗之之意起於後代若果宗在七廟內則繼世有功德不異文武者復以為宗而親廟又益殺矣此說明白可據況以廟圖考之雖議論不同而昭穆廟俱在太廟前之左右今趙善鳴謂天子七廟廟之正數似矣至謂四親廟在太廟前而二祧廟以祀高祖之父祖在太廟後

不知何據又禮文遠廟為祧蓋后代謂文
武世遠在應祧之列特為功德而留故曰
二祧非建廟之時即謂之祧廟而不謂之
昭穆亦非以高祖之父祖為二祧也至於
始祖之廟則祀王者上世受封之始如周
后稷建邦於邵實為周家王業之所由起
故以為始祖若後世王者既無受封之始
則宜就世系可知耳目所記方可祀之宗

廟以致其尊尊親親之情如高皇帝立四親廟亦以上世本無可推故耳然考之集禮則德祖居中三祖廟在左右蓋既立宗廟必以第一祖廟居中尊於羣廟以為之統今趙善鳴乃謂后世王者止事六世而虛始祖之位又不知何據夫禘祭之所以可為虛位者以必有始祖必有所自出之帝因不可考故虛位盡誠以祈感格若既

立一廟則有一主又非可以虛位而居虛廟也此尤於古不通又按朱子曰宗廟之序昭嘗為昭穆嘗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動祔穆則羣穆皆動而昭不移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故成王之世文王為昭而不害其為尊於武武王為穆

而不害其卑於文則古之昭穆固有定序
今宗廟之制旣以高皇帝為始祖則文皇
為昭仁皇為穆以次而下其序有不可紊
者今旣欲以仁宗居二世之昭而大裕之
祭文皇反居右方之穆誠恐位次不倫古
制有礙至於禘祫之義臣等已議之左方
統惟聖明裁定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題二十一日奉聖旨廟議朝廷自有定論

趙善鳴所言多有未諳典禮難以准行以後再不許率意奏擾欽此

一計度廟制以重謀始疏

該臣等遵奉欽依會同內閣輔臣張聰李時翟鑾司禮監太監張佐黃偉鮑忠章竊張欽內官監太監高忠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等恭詣太廟遍歷兩廡地方繚垣前後左右周旋締視逐一議擬恭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右囊括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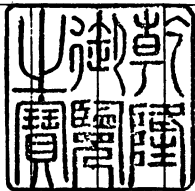
席卷天下功隆治懋與天無極陛下大孝尊祖既奉為
太廟始祖特正南面之位其於天人之望允愜惟我太
宗文皇帝定鼎北都建子孫萬世長業功治與我高皇
帝比隆重光茲欲稽古建廟宜極追崇當別立一廟於
太廟之東百世不遷擬之周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
數其昭穆六廟臣等初議以為自古宗廟必有前堂後
寢周垣門廡方稱禮制隨該督令官匠丈量得太廟門
牆內進深八十一丈二尺東西牆內原空東西各廣一

十四丈四尺先議因廟門內進深太淺欲將廟門往南展移十丈五尺因東西牆內橫過太狹欲各展十丈一尺昨日陪祭之後該內閣輔臣會同諸臣復議不必展動東西大牆止以牆內一十四丈四尺除二丈九尺為御路以一十一丈五尺為廟之廣以二十二丈五尺為廟之深每廟止建正殿一座五間以其後半為藏主之所不用寢殿以太宗世室直就北與太廟後牆等齊廟門牆止展南八丈八尺蓋因廟門迫近廟街欲更少縮

近北以存林木用護周垣是皆委曲議處遷就地勢以
事營構期於仰承德意光復古典但臣等竊惟宗廟國
家重事況陛下上嘉隆古聿懷永圖將以流慶萬年垂
憲罔極雖其儀文細節可以因時而制度大規必須合
禮且事體崇重謀始貴臧務使備制盡文將來無纖毫
遺憾乃為盡善今以地勢不足乃於廟制展轉裁損竊
恐成事之後聖心少有未稱則臣等苟簡之罪萬死莫
贖矣臣等祇奉明命正宜竭心殫力以仰承陛下奉先

思孝之誠直為地勢所限不得盡如臣等據經考禮之志所據會議規制伏乞聖明裁定再照廟門東西各亭一區近牆東西有神庫神厨俱各妨礙必須湮塞移改似無隙地可容合候再議其昭穆世次與夫祭祀行禮之節候廟制奉有定命本部逐一議上謹先畫圖貼說隨本上進倘蒙允可候命下之日行移欽天監選擇日期工部會計物料及未備事宜一併奏請緣節奉欽依便會同相看計處停當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會題初二日奉聖旨且罷欽
此



南宮奏稿卷三